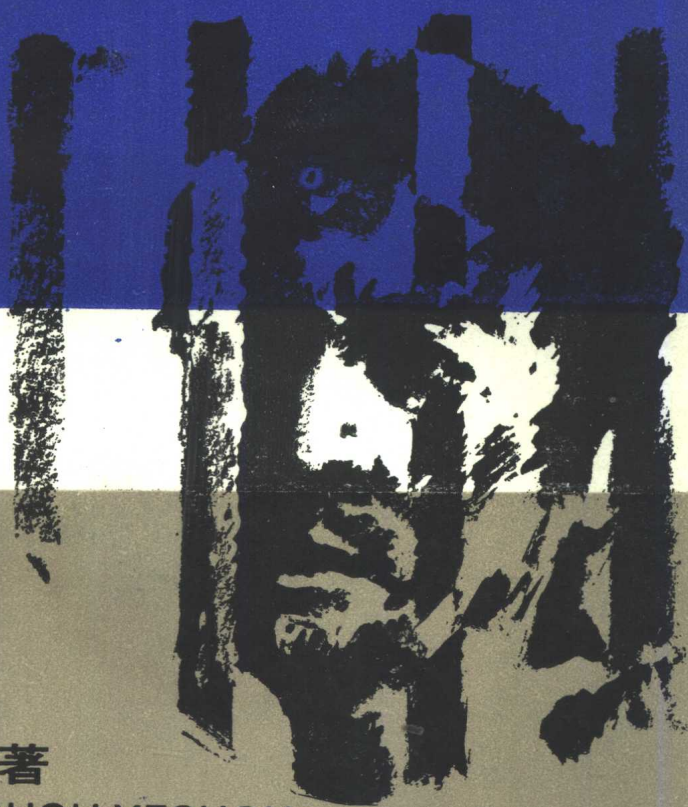


野兽·野兽·野兽



名氏 著

YOU·YESHOU·YESHOU

文艺大系 参考丛书



• 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参考丛书 •

野兽·野兽·野兽

● 无名氏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参考丛书

野兽·野兽·野兽

无名氏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97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0780-8/I·530 定价: 5.25元

出版说明

本丛书作为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的参考补充部分，所收录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、在思潮流派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、艺术上有独到之处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曾经受到批评或批判，因而长期被冷落，几十年未得重印，在今天已经难于寻觅了。

本丛书的出版，是配合《大系》正编，向读者提供充分的现代文学资料，力求完整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、生动性、多样性和复杂性，从而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。

本丛书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门类，将陆续出版。

本丛书收录的作品，除明显的文字错讹之处由编者斟酌校正外，其他一律不作任何删改，以保持作品的原貌。个别地方必要时，由编选者加以简要注释。

本丛书的每卷书后，均附编选者所撰跋语。跋语对作者和作品的背景作简要介绍，也谈些编选者的看法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H57/02

野兽·野兽·野兽

楔 子

一

啊！好一片奇！好一片幻！好一片诡！好一片艳！这无量数的奇迹！这五彩缤纷的波涌！这摇曳多姿的斑斓！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？这样的魔魅！这样的纷杂！这样的奔驰！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呀？啊！乐曲！乐曲！乐曲！一朵又一朵的乐曲！一组又一组的乐曲！啊！音乐！音乐！美死人的音乐！迷死人的音乐！可也糟蹋死人的音乐！无涯无垠的奏鸣！无限的响！无极的鸣！无穷的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燃烧开始了。火灾开始了。四千万万万团太阳在燃烧。宇宙永远是一场大火灾。火灾避难空间一片辉煌星斗。星极明媚炫亮，葳蕤繁茂，数目等于大雨天北京城落下的雨点，一颗中等星也比地球大一百万倍。星色烨烨。星气氤氲，星很寂寞，星云在狂逃，一秒钟七千哩，要冲出去，冲出宇宙！冲出宇宙！冲出寂寞的宇宙！逃呀！冲呀！一股热气从太阳里喷出来了，一些碎块粘起来了。这大粘块滚动了。啊！好一个大球。美丽的球！可爱的球！球上有花有树。蝴蝶翩飞。云雀啾唱。一批批馋嘴猴子上树摘果子了。突然天昏地暗，一阵地壳变动，喜马拉雅山突然高耸了。平原分成两半了。风刮到山北，把地面水吸尽了。嘉树凋枯。猴子们悲哀的跳下树了。但前面两脚攀缘惯了，摘惯果子了，它们在树上

坐惯了，再不能爬了，它们只好悲哀的直立了。啊！悲哀的直立！伟大的直立！这是勇敢的象征！这是面临现实的起点。啊！来了！来了！海垓尔堡人来了！披尔德唐人来了！罗合西亚人来了！震旦人来了！可怕的严寒统治一切。他们冷极了，冻得发抖。他们必须和野兽打，他们必须杀死敌人，吃它们的肉，穿它们的皮，寝它们的皮。这样他们温暖了，能活了。他们是必须温暖的。他们是必须活的。温暖是一切。是的，温暖！温暖！温暖！温暖！啊！第一朵火升起来了。人自己能创造温暖了。人自己能造光造亮了。火再不是天上专利品了。在一些冬季的傍晚，有火的傍晚，他们躺在火边，一片旺热烘围着金棕色胴体。他们头枕在斧形石铤上，一手拿着弯凿形的石刻刀，在吃刀齿虎，毛犀，和麝牛肉，喝狼血，狮子骨髓，豹子脑汁，搭一些无花果浆。火沉醉了他们。火光里，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坐起来，望着火沉思，静静静静的沉思。这是一张严肃而有点痛苦的脸孔。这样一张奇怪脸孔，他们当中从没有出现过。他的同伴们全抖颤起来了。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一千二百万人的血，三十年的泪，五百万吨的金字塔巍竖起来了。那条“尼罗河老蛇”出洞了。那个埃及女皇从一卷滚着的织金锦毡里跳出来了。凯撒大将被蛇缠住了。安东尼大将被蛇缠住了。安东尼在她脚下滚着，喊着：“你美死我了！你坑死我了！你舒服死我了！啊！我不要黄金铺地的罗马！我不要象牙如山的阿述！我不要满天飞金绿辉煌鸚鵡的尼尼微！我不要白大理石神庙璀璨放光的雅典！我不要高卢，不要迦太基，不要巴勒斯坦，不要天堂，不要上帝，不要金刚石，不要珍珠翡翠，我只要你那白花花红艳艳暖烘烘毒闪闪要淹死人的肉！在那天旋地转肉漩涡里旋转着一片剔空透明照澈千古的智慧和！”安东尼喊着喊着，死在她怀里了。渥太维来了，蛇尾又摇摆了。但她太疲倦了，太疲倦了，她终于让她同类，——一条小

毒蛇，死死了。①金字塔下司芬克斯石像镇着这一切微笑，笑着笑着，笑容顿敛了，那个科西嘉的黑蛮子率千军万马冲过来了。那黑蛮子剑头遥指金字塔在马上狂喊：“兵士们！四千年历史在看着你们！……冲啊！冲啊！往阿拉伯冲！往印度冲！往东方冲！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”这个黑蛮子变成凡尔赛皇宫的主人了。全欧洲颤栗了，这个黑蛮子忽然又变成圣亥勒那岛上逛膀子的无业流民了。这个流民每天最得意的事，是躺在河边上，拿起一块块鹅卵石，投到水里，投完一块，他浑身一阵大笑。当凡尔赛宫主人躺在水边投石子时，全欧洲疯狂的举行胜利舞会。梅特涅狂欢，沉醉在维也纳黑啤酒里。不知何时起，梅特涅先生突然从沉醉中惊醒了，他象胡子失火似地跳起来，嚷着：“不行，不行。一个新妖怪在欧洲出现了。那个犹太大胡子又在台上对工人叫‘剩余价值’了。”梅特涅决定与这新妖怪搏斗。但上帝拍拍梅特涅的肩膀：“先生，你太老了。你可以休息了。”梅特涅被上帝找去做伴了。但千千万万大大小小梅特涅象雨后蘑菇似地长出来。他们要打杀这妖怪。这妖怪却冲入克里姆林宫了。啊，可怜，可怜，瞧那个伯爵夫人！她在哈尔滨咖啡馆门口拉中国男人了。不成！不成！妖怪还得冲！连金字塔四周土人都在嚷“剩余价值”了。他们不仅嚷，并且吼：“英国高帽绅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”……啊，金字塔！你永恒的金字塔！奇奥普斯大帝在你膝盖上睡过懒觉，亚力山大在你四周溜过马，凯撒借你身边幽会谈情话，拿破仑戴白色高帽穿白色大袍骑大骆驼在你面前扮土耳其人，邱吉尔

① 古埃及女皇克里奥帕屈，姿容绝世，才慧过人。为争皇位，求救于罗马大将凯撒。时年十九。籍献埃及锦毡，藏于毡中。凯撒展开锦毡，发现一美丽少女，为其艳冶所夺，遂助其复国。二人狂恋达数年。凯撒死后，安东尼大将继来罗马，视克如女神。在埃及乐不思蜀，留连忘返，风流韵事，传遍尼罗河畔。终被渥大维所叛，自杀于埃及。安东尼死后，克亦以小毒蛇自杀而死。

在你脚下抽过大雪茄，你为什么这样沉默，不说一句话？你曾昂首东望：望见秦始皇跪在骊宫内求不老长生药，望见咸阳一把火烧了三个月，望见曹操精屁股啷当在赤壁哈哈大笑，望见成吉思汗冲出万里长城，冲到俄罗斯，望见朱元璋脱掉和尚袈裟，望见溥仪沐浴斋戒薰香剃掉辫子，望见曹琨躲在天津得胜楼吃荷叶蛋，望见近卫文磨半夜里举起毒药杯，望见……啊，你望见了一切！你为什么始终沉默，不出一声？啊！你开口了，你终于说话了。

“劈拍”一声，一块风化的岩石碎裂了，滚到地上了。——这是一个风恬云静的日子。在尼罗河边，一个白袍老者正在钓鱼。竿子一抽，他呵呵大笑起来：“好大一条肥鲤鱼！”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啊，这是一个描金花金叶的自鸣钟，这是一只古旧的德国钟。它背十字架似地贴立在壁上，发散出中古教堂的沉重气味。它永远叹息，叹息，叹息。可它也有它的戏法。听，一声滴达：在这同一秒钟内，玫瑰花前两副红唇胶住了，病床上脑膜炎患者咽了气，工会里发动三十万人罢工的代表们高举起手，游泳池边“扑通”一声一个人跳下水，法庭上法官开始对一个绑匪宣读死刑判决书，年轻情人双手抖颤拆开女友答复他求婚的信，舞场里的小喇叭在响鸣，森林里决斗的枪“砰”然一声响，议会里一个黑胡子在发脾气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只熊落在埃斯基摩猎人的陷阱里，……啊，在同一声“滴达”里，为什么喷泉似地，全世界各角落里喷出千万种泡沫？千万个镜头？千万张画面？为什么这千万朵泡沫不是千万颗珍珠，由一根银线贯穿，又整齐？又安静？又能随时收在口袋里？为什么园苑里遍开五颜六色的花？有的花爱在早上苞萼怒放，有的花爱在晚上普放芳香，有的花血红得象红海落日，有的花苍白得像西班牙女尼，有的爱随太阳转头，有的爱躲在阴暗角落里，有的遍山遍野漫开，有的千年只开一次，有的象琉璃灯，有的象蝴蝶？……啊，这是一个德国自鸣钟，那是一只美国闹钟，抽屉里一只瑞士表，手

腕上一只朗金，身上一只珉米珈。这是一个沉重的滴达，那是一个沙沙的滴达，他身上的滴达是晶亮的，他手腕上的滴达要断了气。……啊，你所爱的那个壁上自鸣钟病了，病了，气息微弱了。

“啊，它停了！”滴达没有了。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桥下水在流。这是一个好太阳日子，天真美，一个女工来洗衣服。多煞风景呀，大好流水洗尿布！洗吧，洗吧，我不怕！我永远干净！桥下水在流。一个孩子在水边跳着唱着：他在唱“咪咪小白猫”；又唱“啊！流水，流水，你往哪里流？你为什么老流不累？流不老？流吧！流吧！把我流到你所流的地方去吧！”桥下水在流。这个年轻绅士打扮得好英俊标致！他倚在栏杆上。他看水。他的脸孔红红的。他的眼睛带着梦的颜色。他浑身发出梦味。他突然转过头了。他突然笑了。一个少女金凤蝴蝶似地向他扑过来了。桥下水在流。今天桥上多寂寞。行人真少。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桥那么大饭店里，瓦格纳《结婚进行曲》在鸣奏，他们似乎都未看热闹了。桥下水在流。是秋天了。多冷的雨！多乌的夜！多凄迷的秋味！桥那边一个行人来了。他脸上刻划着皱纹，他孤独地踟蹰地走着。他的眼睛忧郁得象墓窟。他彷徨在桥上。他的长长寂寂的影子拖在昏黄灯光里。桥下水在流。一个老头子坐在水边，默默不语，望着水中倒映的白须白发。流水心里好笑：“咳，老头子，你为什么冷冷望我？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？八十年前，我给你洗过尿布，我又听你唱过“咪咪小白猫”，我看过你梦样的眼睛，我听过你的瓦格纳进行曲，我见过你的彷徨的影子，我……”流水不敢再说了。那边教堂里响起萧邦丧曲了。老头子突然没有了。……啊！太阳起来了，希望也起来了。太阳落下去了，希望也落下去了。多少次草帽被人戴起来！多少次水獭帽被人戴起来！那个桥呢？水呢？“流”呢？——桥和流水都没有了。只剩下两个考古学家在一片沙漠里吵嘴。一个说：这是古代名胜区，小桥流水花树美极了。一个说不对。吵着吵着，

一个突然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那边大风沙起来了。我们快躲到骆驼下面吧！”啊，这片风沙好大，我们真替这两位可爱的考古家担心。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蔷薇红了，啊，孟德松！大地要溶化了，啊，贝多芬！树叶子变成黄蝴蝶了，啊，萧邦！炉火呢喃了，啊，巴哈！雪静静落了，啊，巴哈！不朽的对位法，啊，巴哈！伟大的《意大利音乐会曲》，啊，巴哈！乐曲在奔，在驰，在飞舞，从宗教的飞到浪漫的，从古典的飞到现代的，从莫札特飞到唐尼采，从海顿飞到狄勃赛。啊，狄勃赛！狄勃赛！复活了古希腊音阶的狄勃赛！浓艳如牡丹的音色！绮丽如醉的旋律！变化如风涛的和声！最肉感的三夜曲！三夜曲涂有波特莱尔的色彩！马拉梅的色彩！最肉感的色彩！啊！色彩！色彩！色彩！色彩！萧邦的色彩是女人的，黄昏的。他最兴奋的舞曲也染着忧郁的色彩！他用鹅管蘸着黄昏与夕阳写下波兰舞曲，写下华尔兹，写下玛佐加。整个波兰大草原在他音符里抖颤着，哭泣着。啊，夜曲来了，幽幽袅袅的，飘飘袅袅的，甜甜凄凄的，令人不能忍受的哀丽，令人不能忍受的芳香。天才在旋律中五光十色熠熠，灵感随暗美的小溪流而流，流过华夜小森林，挟着梦幻的落叶，披拂着发髻似地青色水藻。啊，流吧！流吧！流不尽的眼泪！流不尽的青春！流不尽的悔恨！精致的悔恨！天鹅绒式的悔恨与哀愁！……乐曲飞舞着，飞舞着，一个组曲过去了，一个即兴曲过去了，一个米奴哀过去了，一个歌谣曲过去了，一个朔拿大过去了。啊，朔拿大，朔拿大，朔拿大！朔拿大像一只只白鸽子飞出来了，飞出来了，一支，二支，三支，四支，……啊，朔拿大！朔拿大！《热情朔拿大》！《月光朔拿大》！《D调朔拿大》！《C短调朔拿大》！……千百种磁力激流着。千万朵音乐花枝招展着。有耳朵的，听啊！听啊！一切一切都是乐曲啊！一切一切都是最微妙的音乐啊！修曼的蝴蝶曲！李斯特的匈牙利幻想曲！贝多芬的G调旋转曲！苏伯特的G调即兴曲！鲁宾斯坦的C调练习曲！勃

拉姆斯的E长调幻想曲！再来一个圣松的玛佐加！再来一个拉罕诺莫夫的序曲！再来一个司特拉斯！再来一个即兴曲！耳朵变成珊瑚了，听见大海呼吸了，到处充满海味了。音乐把黑暗照亮了。音乐把灵魂照亮了。音乐剥掉太阳红光了。音乐抹掉天空蓝色了。龙涎香在流。乳香在流。埃维尼亚在流。风信子是催眠的。情感变成巴库油田了。没有时间。没有空间。没有宇宙。没有永恒。没有刹那。没有过渡。没有眼泪。没有悲哀。没有欢笑。上帝来了。魔鬼来了。朋友来了。敌人来了。钟声响了。一只孔雀。一片天鹅翅膀。一团火。……大神……奥林匹斯山……解放……啊，原来是你：生命！

二

一种膨胀球体式的无穷无尽的扩展。

这一扩展没有颜色，没有姿态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终结，没有东南西北，没有上下前后。不能想象它的声音和它的静默。不能想象它的形体和它的虚无。说它是一种“膨胀球体式”，只是一种最无可奈何的淡描，一种最熹微幽糊的“仿佛”。它应该是一种面积，但却是面积的抽象化，空灵化；它是一种不以空间为内容的面积，一种不以实体为对象的“占据”。这“扩展”只是一种最勉强不过的“性”一种只可想象不可捉摸感触的“态”。说它是一种“扩展”，这只是一种“说”，它真实的涵义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与这一“说”无关，我们只能藉这一“说”强抓住百分之一的真实。换言之，我们藉“扩展”这个字开一扇人工窗子，凭窗好眺望窗外风景。实际上，这种人工窗子却最狭窄不过，靠上窗沿，我们几乎常看不清窗外景物。因此，我们说“扩展”，我们的了解也只限于这两个字的窗门。（任何文字，它本身对于它所代表的物象总是窗门，一半敞开，诱惑你望，一半关上，又不许你望。）就这一意义说：再严格点，我们不妨进一步说，这一

扩展是一种介于空间与绝对虚无之间的神秘存在物；它比空间稍稍轻一点，却又比绝对虚无略重一点。

就在这种神秘的扩展的“海中”，不知何时起，有几千万万万团火焰旋转着，每一团火焰比亚洲要大三百万倍以上。但在这伟大的扩展的“海”中，每一团火焰渺小得只象太平洋上一只胡蜂，孤独伶仃的飞旋着。这些火焰的唯一特点只是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……。不知何时起，从这几万万万万团火焰中，偶然飞进出一缕雪茄形的气态丝。接着，丝中一段断了，它独自旋转不已，飞翔不已，飞到一个不可想象的辽远部分，神秘的“扩展”中的一部分，它烟消火灭，变成一只又冷又硬的果子。象轴轮，这果子自旋，前进，围绕着它最初的根源，——那团火焰。在旋转中，这果子的表皮层上，渐渐出现了形象和实体：河流，海洋，冰川，泥沙，粘板岩页岩，水成岩，石墨，……。在旋转中，它的表皮层上，渐渐出现了放射虫，三叶虫，海蝎，大凤尾草，大苔藓，圆锥形树，无显花植物，……。在旋转中，渐渐又出现了蜥蜴，火蛇，飞油虫，一尺多长翅膀的蜻蜓，不能织网的蜘蛛，……。在旋转中，渐渐又出现了雷龙，弯曲龙，梁龙，无翼水鸟，无法兽，猴豕，恐角兽，麒麟驼，匹牙象，刀齿虎，……。在旋转中，终于出现了直立猿——人。

就这样，人产生了。象阿拉伯不死凤鸟，人的母亲是火焰，因为人的母亲的母亲也是——火焰。

可是，人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是谁呢？那伟大的永不熄灭的火焰，是怎样被孕育的呢？

人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是——虚无。那伟大的太阳是被虚无所孕育出来的。

不知何时起，不知何地起，在一种不可想象的原因和状态中，从那无极无限的虚无里，竟突然燃烧起一团伟大的火焰，太阳！

火焰的母亲既是虚无，人的母亲的母亲又是火焰，那么，人的最终的母亲也是虚无；无始无终无极无限的虚无。从虚无中突然燃烧起火焰，火焰一团飞进的碎片又突然冷冻，冷冻中又突然出现人。因此，人是从虚无中爬出来的。

虚无变成火。火变成冰。冰变成人。人爬出虚无，先藏在火里，旋藏在冰里，最后从冰里爬出来，开始扮演各种角色，从阿米巴演到蜥蜴，杯形龙，又演到三觭龙，巨齿羊，又演到象，猴，最后才演一个最伟大的角色——人。

在魔术中，印度魔术最神奇眩目：撒种在盆里，一分钟开花，两分钟结果，三分钟变成一棵树，茶壶里飞出白鸽子，人眼睛里涌钱币，水里喷火。……从虚无变到人，这一切的“变”是不是也是一种印度魔术？

在观众眼里，台上魔术显得光怪陆离，神奇费解，但魔术师自己肚子里却雪亮。从虚无变到火，冰，细菌，人，假如只是一串魔术式的安排，这安排在人是无限眩惑懵懂，但在安排它们的魔术师本身，肚子里却雪亮。

究竟有没有一个安排生命万象的最终魔术师呢？假如有，他究竟具有怎样一种伟大的形体？伟大的声音？伟大的动态？这种伟大，我们究竟该用多少万万万个伟大诗人，才能想象得尽？描绘得尽？假如没有，这一套魔术式的安排，是否仍会有秩序无终结的继续搬演下去？而在人以外，是否还有一些比人伟大千万倍的观众？

在目前，这最终的魔术师，我们只能叫它是虚无。一切生命全从虚无中涌出来。可是，这虚无究竟又是什么？一切火焰光华和生命万象的母亲是虚无。但虚无的母亲呢？空气不是虚无，因为它有反应。空间不是虚无，因为它无形而有性。绝对真空的虚无反应，无形，无色，无态，也无性。绝对真空的虚无，无有，也无无。假如虚无只是无有，而非无无，换言之，就是有

无。有与无的虚无是虚有，而不是绝对真空的虚无。假如这个虚无本非绝对真空，那么，这个无也只是有的一种类性，在这种有和无之外，可能没有它们的母体，也可能有母体。假如虚无有一种母体，这母体是在有和无不类性以内？还是在类性以外？它是联系于时空范畴以内，还是超然于时空以外？一种绝对真空的无任何“有”也无任何“无”的无时间性也无空间性的存在，究竟有没有？抑这种存在只能存在于我们观念和想象中？究竟万象以后的虚无以及虚无的母体是一种实质的存在？还是一种观念的存在？它们究竟是一种实体的安排？还是一种想象的安排？

在“智慧”的海边，人从未了解过海，正象一只小贝壳从未了解过海。越离人最近，越是人成天成日感受的，实用的，人越未了解过。人自以为是的那点了解，多份是一种夸大和虚伪。人整年整月谈论时间，探究时间，研谈探究了四五千年，到现在还没有摸到时间一根汗毛，看到时间一根毫发。时间不是钟表，不是指针，不是月圆和月缺，不是日出和日落，不是青春和衰老，这一切的形象和变化只是时间魔术的表现，魔术表现并不就是魔术师自己，正象变戏法者叫空箱变白鹅，但空箱和白鹅不能代表变戏法者。我们感受到无穷绵延和变化，但我们却无法了解这绵延体。我们成天活在时间里，成天谈他，说他，利用他，甚至写到他，但我们却一辈子从没有见到嗅到或摸到他的真形真影。我们只具有一片绵延意识，但这意识是人的精神结晶，神经的产物，这结晶与产物都不能代表时间。时间既不是观念，是一片物质体么？这物质体是什么样子呢？有什么气味呢？时间难道也象一条腊肠一样，可以包裹起来么？近代科学大师说时空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知觉方式，也是物质世界的真实特性，并以一九一九年的一次日蚀证明。但一种存在丝毫不能感觉，却又有特性，那么，这是一种怎样存在呢？特性是否能与可感觉体分开呢？有没有一种不可感觉的存在物（迹近虚无）能产生特性呢？

假如鬼代表一种不可知不可感的存在物，那么，四五千年来，人不仅与鬼为邻，并且也成天到晚和鬼打交道，办交涉。人活在鬼所划定的圈子里，走在鬼所铺砌的轨道上，吃鬼所造出来的一切，穿鬼所编织的一切，谈鬼所拟定的题目。从每一粒沙子到风雨太阳，无处不蕴藏鬼。鬼支配了一切，但人却从来不感到。

鬼虽然是一种抽象存在，虚无玄渺，不可捉摸，但对于人究竟还算是一种较有形象较可想象的荒唐存在。宇宙中真正抽象存在，不象鬼荒唐无稽，却比鬼还要虚无玄渺，抽象无形，不可想象。这种大抽象大虚无勉强要描画，可以说是一片最漫无涯涘，最迷茫流动，却又毫无具体个别痕迹的海，或者说一片海洋式的没有强烈明暗的苍茫。就在这样苍茫的无边幻海上，偶然出现一条桥的形象——时间。在时间浮桥上，有时偶然也出现一点蠕动物体，但不久一阵狂风冲过，桥毁物灭，所有蠕动生命全给海浪卷没。这些生命，毫无声息的灭亡了。在不知道多少万万万次的搭桥中，有一次，这浮桥搭得稍稍久一点，并且桥上的蠕动生命也显得异样点，他们凭桥栏看朦胧海景，观赏得特别长久。观看时，他们有一个和过去其他蠕动生命不同的特征是：他们看着看着，会嚎啕痛哭，会轻轻流泪，会幽幽吸泪，会大笑，苦笑，微笑。除了哭，笑，他们也会在桥上吵闹，打架，杀戮，拥抱，互吻。他们把历次哭笑，吵打，杀戮，和抱吻，用一种符号记录下来，称之为：“历史”。在这历史的第一页第一个字是：“人……”就这样，他们就在哭笑，杀戮和抱吻中，渐渐忘记了桥下的大海，以及海上曾卷刮过无数万万万次的暴风。

于是，一种叫做“人”的动物，站在时间浮桥上看朦胧海景，终于便产生一点想象而抒情的“海景记”之类。在“海景记”上，他们常常有这样的错觉和错误记载，说：“在时间大海上，历史搭着浮桥，人站在桥上看朦胧海景，……”